

Валерий БРУМЕЛЬ
Александр ЛАПШИН
Не Измени Себе



矢志不移

〔苏〕瓦·布鲁梅列 阿·拉普申著
朱汉生 林明虎译

矢志不移

〔苏〕瓦·布鲁梅列
阿·拉普申著

朱汉生 林明虎译



2 031 1247 0

Валерий БРУМЕЛЬ

Александр ЛАПШИН

Не Измени Себе



湖南人民出版社

В.Брумель А.Лапшин

НЕ ИЗМЕНН СЕБЕ

据“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杂志

1979年一、二、三期译出

矢 志 不 移

〔苏〕瓦·布鲁枚列 阿·拉普申著

朱汉生 林明虎译

责任编辑：常 青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5,000 印张：8.375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109·1971 定价：0.91元

译者前言

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曾说过：“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就有成功在等待着，来庆贺你努力的结果。”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这条规律已被许多前人和今人的成功经验所证实。中篇小说《矢志不移》就是通过两个主人公（一位跳高运动员和一位外科医生）不同的、然而真实的经历，再次证明了上述这条规律。

根据这本小说的出版者介绍，书中的两个主人公和他们的经历，都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一位是苏联著名的运动员、奥林匹克冠军B·布鲁梅利，另一位是苏联著名的外科医生Г·伊里扎诺夫。而布鲁梅利即是本书的作者之一，他就是主人公布斯拉耶夫的原型。

书中的主人公布斯拉耶夫和卡林尼科夫是两位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物。说他们平凡，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和经历和许许

多多普通人一样；说他们伟大，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用诚实的劳动为国家的荣誉增添了光彩，为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布斯拉耶夫和卡林尼科夫两人的职业不同，奋斗目标也不一样，但是他们为了攀登各自理想的高峰，都同样走过了一段艰难而痛苦的路程。他们不是苦行僧，但他们为了一定的理想，可以舍弃个人的安乐；他们不是命运的骄子，因为他们必须通过与各种逆境的不斗争，才能一步步前进；他们也有过彷徨和动摇，但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咬紧牙关战胜自己的怯懦；他们不是背着自己的荣誉这个“包袱”而走不动路的人，因为他们在事业的道路上奔跑时，从不满足那已经越过的“高度”。从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矢志不移，永远追求伟大理想的人，才能走在生活的前列，只有他们才是生活中的强者和真正幸福的人。

小说的艺术结构也颇具特色。它通过两条平行的故事线索，交替叙述了两个主人公的主要经历和事迹，展示了他们的性格和心灵。最后，两条平行线交合在神医妙手回春，使伤残三年的前世界冠军又重返体坛的人间奇迹之中。

从描写手法上看，这部小说很象电影文学剧本的一部分镜头。它的文字十分简练；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和重要事件，作者常常省去了许多过渡性场面的描写，使得故事发展的主线比较清晰。由于作者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故事的时间和空间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全景性。

从小说的思想内容来看，根据我国当前的情况，也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与教育意义。今天我国各行各业正在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进军，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为此，我们必须要有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在这方面，小说中的主人公布斯拉耶夫和卡林尼科夫的曲折经历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对我们就有一定启发和借鉴作用。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提倡矢志不移，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是符合时代对我们的要求的。如果我们每个献身四化建设的人，都象布斯拉耶夫那样矢志不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攀登一个又一个的高峰；都象卡林尼科夫那样矢志不移，忠心耿耿，造福于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日子一定会早日来临。

林明虎 朱汉生

一九八四年三月于北京

内 容 简 介

“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的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本书的主人公布斯拉耶夫和卡林尼科夫曲折艰辛的历程，证实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布斯拉耶夫是苏联的著名跳高运动员，六次荣获世界冠军。后因车祸致残，被迫退出跳坛。他苦闷、彷徨、失望、悲伤，差点迷失方向……但希望之火终于在他心底燃起，他渴望重返跳坛，四处求医治伤，找到了神医卡林尼科夫，幸福向他张开了翅膀……

卡林尼科夫以医疗为职业，曾经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使多少人重返战场。战后，他转入地方，不断研制出新的疗法，又使多少人死而复生，回到工作岗位上。伤残三年的布斯拉耶夫，以超人的毅力，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在卡林尼科夫的帮助下，又奇迹般地回到了比赛场上。

小说艺术结构颇具特色，故事情节真实感人。布鲁梅列是本书的作者之一，他就是布斯拉耶夫的原型。两位主人公矢志不移的精神，将激励广大青年前进。

布斯拉耶夫

……在没膝的松软的雪地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大家的后面。心中琢磨着：要是这会儿我能赶上一个人，我就再也不会会有胃炎，再也不会会有这该死的胃灼热了……我使尽了平生之力，但是同伴们那强壮的、汗流浹背的身影依然在我的前面晃动。

我拖着身子在后面紧跟着，觉得食道里有一股令人作呕的烧心劲儿直往上翻。经过这番训练之后，人家都把我这个十六岁半的小伙子当成二十岁的人了。

只有一个办法——忍耐，只有这一条路。只有忍耐才能不再喝有几片咸牛肉的白菜汤。我象头饿狼似地喝这种酸不溜秋的菜汤已有十年光景了（两年半以前才取消了食物配给证），还生怕有人会从我这儿抢走似的（虽然并没有人打算这么做）。饭桌上的一切都是按年龄和贡献来分配的：我、两个兄弟和妹妹、母亲、父亲和祖母。母亲是描图员，挣旧

币六百五十个卢布，父亲是矿山工程师，挣一千八百个卢布，祖母拿出自己的养老金，又添上了一百五十个卢布，折合成新币共二百六十个卢布，要养活七口人，其中有四口是吃闲饭的。后来，城里的报上突然报导了我的情况（我跳高得了第一——一米六零），妈妈开始给我多加了一块肉。我背着爸爸和兄弟偷偷地吃着，吃得又快又香，就是现在我吃东西也是那副馋相……

在九公里的地方烧心劲儿过去了。还要跑四分之一的距离，然后，十分钟休息，一个半小时的举重，再轻松地玩半小时的篮球，最后是跑步——十次二百米全速跑步。这样的训练方法，几乎天天如此。

有一次，我们的教练，小矮胖子阿别萨洛莫夫把我叫醒后，对我说：

“我不留你了，你走吧。只有经得住考验的人，才能取得胜利。”

十项运动——田径中最“吃力的”项目，我就是在阿别萨洛莫夫这儿学的。

所有的训练内容他都深思熟虑过。运动场上的锻炼由于环境单调而使人疲惫不堪，于是阿别萨洛莫夫突然把大家带到大自然中来。在采砂场的斜坡地上我们互相争夺一个沉甸甸的实心球；每人好几次爬到三十米高的树冠上，——看谁最快；把人分做两组，大家长时间地玩着老鹰抓小鸡；手抓着树枝悬空半小时，直到手都抽筋了为止；或者象原始人一样，搬起光滑的大圆石头投掷。我们教练的花样翻新是层出

不穷的。

但是我仍然觉得，和其他人比起来，我练得实在太少。比方说，体重一百公斤，身高两米的库兹明柯（已经是欧洲冠军了）把这种训练看成是活动活动手脚。当我精疲力竭，晕晕乎乎地走到更衣室时，他才开始练十项运动的基本项目。别的人也轻而易举地经受了比我大两三倍的运动量。我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原谅自己：他们有的二十三岁，有的二十八，而我——不过十六岁半。他们差不多全是苏联国家队的队员，有一半还是参加奥运会的选手。而我——什么也不是。我认为阿别萨洛莫夫要了我，不过是把我也当作一只实验用的小兔子。是死是活？尚不可知。要是能活下来，倒是挺想知道，这个小男孩能出息成个什么人？

虚荣心……仅仅是出于虚荣心我才活了下来。每次，当我胃炎发作，一瘸一拐地尽力跟着我们的健将们走着时，我就盲目地自信，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全都比不上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我要向所有人……向全世界……证实这一点。我会证实的，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出路！

很久以来我就朝这个目标奔。童年时代我挨过不少打，脑袋、脸上都挨过。他们打我——这个虚弱的、长着两条长腿、紧贴着墙根的孩子。一群随从围着我打我。而“麻子”（他比所有人大三岁）通常站在一边看着……

有一回，他发了善心：

“行了！让他找他妈妈去。”

随从们才松了一口气，让开了道，把我放出了包围圈。

我摇摇晃晃地走开了。麻子在我的身后说：

“下回他得由我们任意摆布了。”

我精疲力尽，连哭都哭不出声来。走了三十米，我坐到地上，浑身打颤，大口大口地吐着粉红色的口水。雪下起来了，透过它那稀薄的帷幕，我们那被炸成废墟的小城，尚隐约可辨。战后第五个年头快要结束了。

我还坐在地上，用力伸开手掌。掌心有几块他们想从我这儿抢走的浅灰色酵母。它们是我偷来给妈妈的……

“不论发生什么事——一切总会好起来的。”我常常得以自慰的正是这种感觉。后来我读了圣经，才知道另一句格言：“一切全是命里注定的。”但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过了几年就把这句格言修改成：“一切都是注定的——但是自己的生活还是要按自己的意愿来安排。”

有一次，麻雀（因为他姓沃罗比约夫^①）请我去饭馆吃饭。我在阿别萨洛莫夫这里进行训练才两个月，认识的人不多。不是由于十分孤僻，——实在是无暇它顾，除了工作、吃饭、酣然大睡以外，就毫无精力了。沃罗别伊已经是五项运动的国家队队员。他请我吃饭实在是出人意料。

“七点钟到‘阿斯托利亚’饭店来坐个把小时。”

“干什么呀？”

“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咱们庆贺一番！”

我说：

① 俄文Воро́бей一词的词根Воро́бей系麻雀之意。

——译者注

“七点钟可以，九点我得睡觉了。”

麻雀笑着劝我说：

“总之你要动作轻一点。阿别萨洛莫夫已经把一个小你这样的小伙子送进了医院。”

“可你呢？”

“我是老手了。往后——你就会老练些。”

他二十三岁，平易近人，天性开朗。他请我到饭店来，就是为了给我增加点营养。后来他多次这么做，但从不使我感到难为情。他非常策略，每次他都好象是偶然为之。

多年来的交往使我和麻雀成了挚友。在这段艰苦的训练时期，他对我的一片真心实意，我是终生难忘的。

麻雀得了《海燕》运动协会的奖学金。阿别萨洛莫夫给我办理了手续，我当了油类联合工厂的教导员。我的工资微乎其微，甚至连买双袜子都不够。所有的钱全花在伙食上，用来缓和胃溃疡给我的压力上了。

我想从一个弱者变成一个强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填饱肚皮的人。因此对我来说，从十岁起除了体育，再无其他的出路。

我尝试过多种运动：滑冰、滑雪、篮球、体操、射击、游泳……这些我都不喜欢，处处我都大失所望。我渴望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不懂得，体力正如精神力量一样，是一点一滴、年复一年地积累而来的。每天我竭力在镜子面前鼓起自己那发育不良的儿童般的胸脯，弯起胳膊使劲绷紧骨瘦如柴的双手，也没发现有任何变化。

可是偶然间，我在体育课上越过绳子跳了个一百二十公分。这简直是出人意料。我，一个瘦弱不堪的五年级学生，竟然轻而易举地跳过了那些比我年长的孩子们都不可企及的高度。

于是问题马上解决了。我立志当一个跳高运动员！……

过了一年，我跳过了一百三十公分，又过了半年——一百五十公分。十四岁——一百六十公分（全城中小学生的最佳成绩）。十五岁——一百七十五公分，十六岁——一百九十五公分。十六岁半，越过了两米大关，成了运动健将！

接着用所有时间进行锻炼。我完全被日益增加的运动量吸引住了。

中学毕业以后，我进入了哈尔科夫体育学院。应该说，正是恰逢其时——一年前公布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取消中学高年级，中专和高等学校学费”的决议。这对于我的家庭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

在哈尔科夫上了第一堂训练课之后，我马上就明白，在这里会毁了我……昏暗的灯光，大厅的有限空间，自学出身的教练员……这是一座坟墓！必须逃走……

我也真的这么办了。第二天坐上火车，就去里沃夫找阿别萨洛莫夫——这位自成体系的教练。

还真碰上了。阿别萨洛莫夫在我身上发现有些独特之处，就把我收进自己的训练小组。他还在油脂联合工厂给我办好了临时手续——直到哈尔科夫寄来我的全部证件为止。在这之后，我应当成为里沃夫体育学院的学生。阿别萨洛莫

夫在那里主持田径教研室的工作。要是成了大学生，我就不必和油脂联合工厂那些醉醺醺的人生活在一起了，而是住在相当不错的宿舍里。另外《海燕》协会将给我二百卢布的补助金。这样的补贴我觉得数目是挺大的。但是我的证件没有给寄来，我只好节衣缩食，乘电车不打票，穿着一双破皮鞋和窄小的秋大衣……

在饭店里，麻雀和两个姑娘待在一起。她们俩看起来有十八、九岁的样子。她们的年龄并没有使我难为情——我知道，自己看上去显得年龄大些。令人苦恼的是另一码事——绒线衫的右胳肢窝下面我是用普通线织补的，鞋带颜色不同。为了摆脱窘境，我马上装出吊儿郎当，十分放肆的样子。

那个淡黄头发的姑娘名叫拉雅，我对她说：

“你长得还可以。”

第二个姑娘叫加利娅，我公然从头到脚把她打量了一番，什么话也没说，赞赏地晃悠了一下脑袋。姑娘们彼此望了望，忍不住扑哧一笑。拉雅问道：

“您总是这个样子吗？”

“偶尔才这样。”我平静地答道。

麻雀没想到我有这股子机灵劲儿，放下了手里的菜单。我对他说：

“我要一碗清汤，一块牛肉和一杯咖啡。”

他指了指姑娘们，说道：

“顺便说一句，她们可能喝酒。”

“好样的，”我称赞道，“可我不喝。”

姑娘们突然站起身来，走了。

麻雀建议道：

“你要是乐意，就去追那个淡黄头发的姑娘。”

我想起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宿舍，那件窄小的大衣，我得穿着它去和姑娘逛马路时，便说道：

“我喜欢另一个。”

“不成，”麻雀摇摇头，“我自己要那一个。”

我想了一下说：

“那我也不干，如果一个女人不合我的心意——我就不爱她。”

“喝，喝！”麻雀兴致勃勃地看着我。

“可你难道有过一个吗？”

“当然！”

我跑出了饭店。第二天我向麻雀进行了解释，我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大好。

在阿别萨洛莫夫这里学习了半年之后，我收到一封信：邀请我去参加全国冬季冠军赛。我把信给教练看了，问道：

“干吗单单挑上我？”

“不知道，”他耸耸肩膀。“大概是看你有发展前途。”

从阿别萨洛莫夫的话里，我察觉到他有点心烦意乱。

“你去吗？”

“不大想去，”我撒了谎。“要是去开开心呢？”

教练皱着眉头盯住我。

“好吧，你有点劳累了。正好休息五天。”

苏联冬季田径冠军赛是在莫斯科举行的。我还没到过首都。一下火车，我来到车站附近的广场，感到这座城市的特殊节奏和气魄，立刻就想在这里生活下去……

我就要和两次全苏冠军加比泽和欧洲纪录保持者卡尔塔诺夫进行较量了。

尽管自己有不自量力的虚荣心，我有时候也能理智地判断。在这场比赛中我不抱任何希望。“早哪，还不到时候。”可是在心里头总有个东西在折磨着我，不让我消停……

田径运动场规模宏大，声音嘈杂。喧闹的人群、报告消息的裁判们从无线电扬声器中传来的声音、著名的选手、他们那醒目的运动服——这一切起初都使我感到压抑。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有代表性的比赛。在预赛的那天，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一种早已熟悉的隐秘的念头，然而现在忽然变成现实的那种对胜利的渴望。在观察自己的对手们时，我突然有个发现——他们之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没有好好做准备。他们看上去全都萎靡不振，无精打采，仿佛一个星期没吃过东西似的。甚至连卡尔塔诺夫和加比泽跳过一米八零都很吃力。我的心里猛地一跳：“他们精疲力尽了！”

我知道，在此以前，他们在国外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较量。

“夺标！”我顿时命令自己。“在这里，就在莫斯科，马上取得胜利！”

我当时连想都没有想到，对手们那种疲惫、毫无准备的样子——是一种假象，只是后来我才懂得：他们在调整助跑，捉摸场地感觉时，同时也在保存力量，而且顺便还把象我这样不自量力的人搞得稀里糊涂。

卡尔塔诺夫和加比泽越过了规定标准，看起来，是用尽了平生之力——经过三次试跳。

我集中全力，想一次跳过这个高度。但是卡尔塔诺夫和加比泽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心里想：

“他们是在装蒜——演戏！”

规定测试后，我在淋浴时突然感到疲惫不堪。“顺便说一句，你要休息一下。”我冷笑着回想起阿别萨洛莫夫的临别赠言。

我整夜未能入睡，参加比赛时脑袋昏沉沉的。

换过服装，我跟着别人来到运动场上活动筋骨。为克服体力的疲乏，小跑了约一公里。血脉活动开之后，身体略感轻松。这时我的耳边掠过下面一句话，于是我的疲乏感顿时消失。

“瞧瞧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无疑是准备赶上你们的。”

这话是冲着卡尔塔诺夫和加比泽说的。这两个人终于瞧了我一眼。可是怎么瞧的呢？他们面带冷笑，就象看一只小虫子似地瞥了一眼。

我克制自己不发火，坐在小板凳上打算冷静思考一番。